

# 區域史研究初探：以海洋史觀為中心

## On the Study of Regional History: as View of Maritime History

林 呈 蓉\*

Lin Chen-Jung

### 摘要

伴隨IT科技的日新月異，人類的生活進入天涯若比鄰的全球化時代。一如德國社會學者烏爾利希·貝克之所言，二十一世紀的歷史研究必須從去國族化開始，以跨越國境的觀點，重新審視地方社會議題。換言之，過去習以陸地史觀的思考模式審視議題，經常讓研究者陷入歷史認知的盲點。透過這篇論文的解析，作者試圖說明何以歷史文脈必須改以海洋史觀的視點、以區域史作為研究面向構思議題，才能有效打破傳統國族史研究可能面臨的盲點與迷思。

### 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IT technology, we are living in the era nearly borderless and globalization. As German sociologist Ulrich Beck saying,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denationalization or crossing border,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21st century should take an outlook from the history of local area. In another word, the view of continental history which we habitually used before let people be involved in the blind spo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ied to express the reason why looking history context must be using the view of maritime history and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 前言：從108課綱的內涵談起

#### 歷史知識的重構

台灣社會配合十二年國民教育時代的來臨，2017年（民國106）6月公布「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程綱要草案」，透過公聽會的意見整合，擬於2019年（民國108）頒布施行。這是繼2006年高中歷史教科書《台灣史》獨立成冊之後，另一次的重大變革。<sup>1</sup> 根據相關社會

領域課綱研修小組召集人張茂桂表示，在課綱草案中一改過去以單一民族體的敘事手法，而將歷史從區域社會的角度分割成台灣史、東亞史、世界史等三大區塊來理解。其中的不同在於，歷史教科書開始關照東亞社會的其他國家，並包括了中國史。108課綱最大的特色莫過於，打破傳統對歷史發展的刻板印象，改從區域史觀點的多重面向審思歷史議題，意圖培養年輕學子明辨、知鑑的是非判斷能力。<sup>2</sup>

<sup>1</sup> 戴寶村〈高中歷史新課綱與台灣史〉（國立台灣圖書館《台灣學通訊》100期，台北）2017年7月，頁4。

<sup>2</sup> 張茂桂〈為什麼把中國史放在東亞脈絡中來理解〉，網站《親子天下》，網址：<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4593-%E5%BC%B5%E8%8C%82%E6%A1%82%E8%AB%87%E7%A4%BE%E6%9C%83%E9%A0%98%E7%B6%B1%EF%BC%9A%E7%82%BA%E4%BB%80%E9%BA%BC%E8%A6%81%E6%8A%8A%E4%B8%AD%E5%9C%8B%E5%8F%B2%E6%94%BE%E5%9C%A8%E3%80%8C%E6%9D%B1%E4%BA%9E%E8%84%88%E7%B5%A1%E3%80%8D%E4%B8%AD%E4%BE%86%E7%90%86%E8%A7%A3%EF%BC%9F/>（2017.09.21）2017.07.17。

\*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張茂桂研究員說明，「為什麼要把中國有關的歷史放在東亞脈絡中來理解」，而不是用大家熟悉的帝王或民族史、斷代史的中國史架構？關鍵在於我們需要以更宏觀的態度面對歷史，而歷史的脈動絕非是單一或孤立的存在，特別是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個世界會比現在更緊密地相互連結，遠方的改變會引發在地的作用，而在地的變革亦會淵遠流長。<sup>3</sup>特別是在天涯若比鄰的時代，僅侷限於一國、一族的歷史觀點已無法有效解決人類社會的問題。

#### 他山之石：日本學界的迷思

早稻田大學教授川勝平太以十五年在大學教授日本經濟史的教學經驗而論，痛感日本學生的大腦仍停留在傳統「鎖國」發想的層次，欠缺東亞史與歐美史等歷史常識，因此認為日本社會急需的是一本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特別是身處在全球化的時代，每個國家皆須與海外諸國相互依存，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閉關自守而獨立存在。因此川勝教授認為研究日本史的前提，便必須把世界史合併進來，唯有如此才能有效理解日本的來歷與未來的走向。<sup>4</sup>然而，當前日本高中生之於歷史的學習可謂是「蝸壺」型模式，熟悉日本史的學生，並不懂世界史的演變；而理解世界史的學生，對日本史的發展亦漠不關心。<sup>5</sup>

日本之於近代歷史學的啟蒙，始於1887年（明治20）東京帝國大學的史學科，當時招聘德國歷史學者路德維希·里斯（Rudwig Riess、1861-1928）為日本學生講授世界史。里斯乃近代歷史學之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弟子，在蘭克的代表作《世界史概觀：近世史の諸時

代》當中，其所謂的「世界史」唯西洋史而已。<sup>6</sup>因此，兩年之後的1889年，東京帝大另以日本史為中心，設置國史學科；直至1910年，又以漢籍研究為中心，設置東洋史學科。於是，日本高等教育的歷史研究於焉成形，即以西洋史、東洋史、日本史結構出今天「蝸壺」型歷史學研究的基礎。<sup>7</sup>而台灣社會的高等教育奠基日治時期的台北帝國大學，因此近代日本之於歷史學研究的概念，也多少影響了今天我們對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的認知。

受到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1874）《歐洲文明史》與巴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英國文明史》的影響，以福澤諭吉為首，近代日本的知識菁英把人類文明的發展分為未開、半開、文明等三個階段，並把歐洲歷史的座標軸直接套用在日本史的發展脈絡裡，即從封建社會逐步朝往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然而，從歷史事實所歸納出的社會發展法則，果真可以不加思索地直接套用嗎？川勝教授指稱，現代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亦主張中國的歷史發展乃從封建社會，朝往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移行，而途中曾經過反封建與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階段。但問題是日本與中國的社會現象明顯不同，把西方世界的歷史法則直接套用在西歐以外地區，而意圖一體適用，顯然有其窒礙難行之處。

## 第一章 區域史研究的重要性

區域史研究乃地方學研究之一環，即對特定地區進行歷史調查與分析，並歸納出當地獨特的社會本質。而地方史研究或稱鄉土史研究（Heimatkunde），源自德國的地政學概念，日

<sup>3</sup> 前揭張茂桂〈為什麼把中國史放在東亞脈絡中來理解〉。

<sup>4</sup> 川勝平太《文明的海洋史觀》（中央公論新社，東京）2006年1月，頁55。

<sup>5</sup> 前揭川勝平太《文明的海洋史觀》，頁56-57。

<sup>6</sup>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三民書局，台北）2008年10月，頁332。

<sup>7</sup> 前揭川勝平太《文明的海洋史觀》，頁58。

本社會則稱之為「民間學」，以有別於「國史學」思惟。基本上，地方學研究的前提莫過於鄉土誌之編纂，而鄉土誌在中國稱為「地方志」，在日本則稱之為「風土記」。依中國重慶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兼副院長王勝之所言，鄉土誌提供了地方社會的「路線圖」與「資料庫」，而成為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基本資料，透過對社會底層的全面掌握，從各個領域、角度與面向瞭解地方社會的全貌與特質。<sup>8</sup>

面對通訊科技日益精進且強調自我認同的年代，追求社區住民集體向心力的區域主義勢力抬頭；但另一方面，透過全球化視野，人類生態環境的變化、世界人口的消長等則成為區域史研究當前之議題。換言之，地方學研究在重新朝往區域社會的領域還原與反思的同時，亦朝往全球化意識昇華，區域史的研究內涵可謂是內包與外延，兼容並存的大課題。

區域史研究與在地社會的人文精神緊密連結，造就國民大眾對鄉里、土地的認同與執著。以往政府透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各種知性訓練，建構民眾對「國家」的認同，但伴隨全球化時代來臨，海峽兩岸敵我意識漸趨弛緩。在國家認同變得混淆的年代，台灣社會之於地方學研究的熱情，則展現國民大眾超越傳統意識型態的桎梏，戮力追求自我對土地的認同感與歸屬意識。

近年來，學界重新意識到歷史研究透過「區域」文脈的媒介，從全方位角度切入，才能有效掌握歷史的全貌與真相；在歷史研究的方法上，本應反璞歸真，從傳統歷史的「風土記」、「地方志」、「地政學」等面向著手，才有可能為人類社會的問題解套，而這也是二十一世紀區域史研究崛起的背景。區域史研究必須跳脫「中央 vs. 地方」的都鄙之見，而是以區

域「空間」的概念切入問題核心；同時，伴隨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網際網路的出現打破既往的國界概念，過去透過族群、國家所結構出的自他之分，已不足以解決流動化世界中人類社會的紛爭。在國家認同變得混淆的年代，如何凝聚國民大眾之間的共識，現實上包括國文學、國史學在內等單一特質的學術研究有其侷限性，而相對地，透過學科複合研究的模式（complexity），跨領域的區域史研究，在既有秩序混沌的年代，則有其時代意義。

中國大陸幅員廣闊、族群紛沓，生態環境更是南轅北轍，自1980年代之後，區域史研究逐步受到史學界的重視，畢竟從傳統國族史的觀點切入，難以有效掌握中國歷史的脈動，而受到法國年鑑學派以及美國當代中國史研究之區域史理論的影響，中國史學界的研究觸角亦開始涉及區域史研究。目前中國大陸史學界之於區域史研究的理論莫衷一是，但可歸納出四種說法，其一是在某一特定時空下具有同質性或共趨性的歷史進程，或是將區域社會內的各種要素全納入一個體系內進行綜合性的歷史探討；其二則是針對某一區域或地方，進行歷史研究；其三是把區域史與區域社會史等同視之；其四則是在區域社會發展的歷史性與複雜性的前提下，歸納出區域歷史脈絡下的系統性與獨特性。<sup>9</sup>

近年來台灣歷史學界亦嘗試從時間縱軸與空間橫軸交叉結構的座標中，構思歷史議題，在區域史研究的架構下擴大學術研究的面向與範疇。面對資訊化、全球化的時代浪潮，台灣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的「淡水學」研究則成為區域史研究的開端，意圖將研究的觸角朝往中國史、世界史範疇延伸，透過比較文化的觀點，落實區域研究內包與外延的二元特質。

<sup>8</sup> 王勝〈新編地方志與當代區域社會史研究〉（收錄於《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6期），2011年11月。網址：<file:///C:/Users/linap/Downloads/20110625.pdf> (2017.09.15) 2011.05.11。

<sup>9</sup> 徐國利〈關於區域史研究中的理論問題：區域史的定義及其區域的界定和選擇〉（《學術月刊》第39卷3月號），網址：[http://www.iqh.net.cn/080729user/uploadfiles/2009101/20091013201323\\_72804.pdf](http://www.iqh.net.cn/080729user/uploadfiles/2009101/20091013201323_72804.pdf) (2017.09.21) 2007.03.01。

### 第一節 從「淡水學」的發想談起

區域史研究是橫跨政治、社會、經濟、宗教與文化等各個面向，在時空的座標軸之間，針對大小不等的區域、多元分歧的族群進行比較研究，為追求人類社會的永續生存，透過人類共通的歷史模式與圖像，尋求有效解決問題的處方箋。而處方箋的設計須因地制宜、個案處理，並在區域社會的異同之間尋求一個最大公約數，而非全然地一體適用。

#### 「淡水學」研究的發想

1990年代初期，在政治解嚴與經濟泡沫化效應的雙重影響下，台灣社會城鄉經濟的差距日漸擴大，地方的農林漁村與傳統產業在都市化的發展進程中，日趨沒落。當時台灣政府從日本招聘設計工學教授宮崎清赴台，為台灣地方的產業振興提供針砭。宮崎教授則援引日本的社會經驗，介紹地方社區如何透過傳統產業結合觀光，再造地方的經濟榮景。

1994年，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乃從宮崎教授所提供的概念中，進一步發展「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並於翌年舉辦「文化、產業」研討會。當時，台灣社會對於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多從「文化產業」切入，包括民俗技藝、觀光產業、生活藝術、聚落古蹟、農林漁業等，並在會議最後做出一個「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共識與結論。

1998年，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成立研究所，鑒於當時台灣社會之所需，該所的發展目標則以台灣史為原點，透過文化交流，試圖與中國史、世界史接軌，期待他山之石，能為台灣社會的歷史研究注入一股新活水，並為台灣社會的歷史教育，培育優秀的本土歷史研究人才。

眾所周知，淡江大學位於台灣北端之淡水，舊稱「滬尾」，是北台灣近代文明發展之嚆矢。換言之，淡大歷史學系從事淡水在地的歷史文化研究，相較於其他地區而言，有其意義；而從大學之於在地社區的互動角度觀之，

歷史學系更責無旁貸地肩負起學術服務的責任與使命。

基於上述的理念與社會的需求，1998年淡大歷史所甫成立後不久，隨即舉辦了第一屆「淡水學」的學術研討會。接著，2001年、2004年、2007年，以及2010年，陸續定期舉辦「淡水學」學術研討會。由於「淡水學」研究的客體是淡水在地社會父祖輩的歷史經驗，因此每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舉辦之際，除了邀請學有專精之學界先進，以及鼓勵研究生參與發表之外，更保留一至兩成的席次，邀請淡水在地耆老或文史工作者於會中發表研究心得與分享歷史經驗，共襄盛舉。

而以淡水在地歷史文化之研究為主體的「淡水學」學術研討會，也成為淡江大學歷史學系與淡水在地社會互動的重要平台。由於淡水地方人士關懷鄉里的歷史文化，因此從開幕至閉幕，研討會的會議現場始終是高朋滿座；而會議所需之各項物品，則儘可能地向在地店家訂購，俾使大學與在地社區緊密連結，相互之間既是資源亦是後援。透過兩者之間相互依存關係的建立，大學試走出學術殿堂，而與在地社會結構出互動緊密的一體性。

#### 歷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的內容分析

從1998年首次舉辦「淡水學」學術研討會以來，幾乎每屆的淡水學研討會都有一個會議主題。1998年第一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的會議主題是「過去、現在、未來」；2001年第二屆的會議主題則是「歷史、生態、人文」；而2004年舉辦第三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時，正逢清法戰爭120週年，因此便以「清法戰爭」為主題進行探討；而2007年舉辦第四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之際，則因淡水古蹟博物館甫成立不久，因此會議重點則擺放在「文化資產與古蹟維護」的議題上；2010年第五屆的會議主題則是「歷史、社會、文化」，並儘可能地邀請過去從未在「淡水學」學術研討會發表過

的學界新進，報告對淡水歷史文化的研究心得，為「淡水學」研究注入一股新活水。

參照歷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中所發表過的議題林林總總，除了以中央的角度看地方的文化論述、或從國際觀點看淡水之於東亞地區的重要性以外，更含括軍事防衛、清法戰爭、人物研究、聚落發展、生態環境、古蹟建築、產業經濟、宗教文化、教育藝文、田野調查與文化資產等各項議題。而其中則以宗教文化、人物研究、國際觀點、生態環境、與產業經濟等相關研究，相對薄弱，明顯仍有許多可茲發展的空間。

特別是產業經濟的部份，在前四屆的「淡水學」學術研討會中，幾乎從未觸及。然而，眾所周知，十九世紀淡水一度是台灣與國際經濟接軌的重要窗口，台灣的產業物資透過淡水港而與海外互通有無，海內外的知名洋行都曾在淡水設置據點；而自淡水開港以來，海外人士踏上北台灣的第一站，更是非淡水莫屬，歷史上不少名人的日記或書信都會提及淡水以及他們所下榻旅社的主人，即菲裔西班牙人佛羅倫薩（Pedro Florentino、1815-1884年）<sup>10</sup>。然而，光以人物研究而論，在現今「淡水學」的研究成果中，充其量也僅觸及馬偕、王昶雄、洪以南、福島安正等四人罷了。

換言之，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所主導「淡水學」研究至今已超過十三年，但就區域研究而論，對淡水整體的歷史瞭解，所知仍舊有限，更遑論從中歸納出所謂淡水人的精神特質。而諷刺的是，「淡水學」研究與日本的「京都學」研究，大約是同一時期發展起來的，即使區域空間與歷史時間，在規模大小上淡水是難以與日本的京都相提並論，但眼見「京都學」研究

日益蓬勃發展，甚至定期出版月刊《京都》；當台灣社會各地的地方學研究如雨後春筍地出現，「淡水學」研究的未來，似乎是走到了瓶頸，更留下不少值得揮灑的空間。

#### 高等教育之於地方社會的價值

在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定位中，社區「服務」是一項重要的學術使命與責任。透過學術專業，提供在地社會的終身學習與各種專業諮詢，使大學與社區緊密結合，並成為國家社會的資產與後援。日本的「京都學」研究其背後所仰賴的是當地學界與產業界的奧援。透過產學合作，聯手打造出京都社會的精神價值，而這是日本其他城鎮所難以模仿的。不容置疑地，有效建構出京都人的「靈性」之所在，實有賴當地產官學界的合作協力。<sup>11</sup>

而當我們思索大學可為在地社會做些什麼？以淡大歷史學系為例，在「淡水學」研究的角色扮演上，目前可歸納出以下幾點：

#### （一）「淡水學」研究

民國87年歷史所草創之際，便針對包括淡江大學所在的整個大淡水地區，從歷史、生態、人文等各個層面進行研究，並定期舉辦「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每3年舉辦一次，前面的4屆累計有72篇以上淡水相關的學術論文。而2010年秋又與淡大校慶60週年活動連結，舉辦了第5屆的「淡水學」研討會。翌年底（2011），臺北縣即將升格為新北市，淡水鎮亦即將改制為淡水區，因此第5屆的「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之舉辦，相較於過去幾屆，則分外有其意義。

一如前述，不同於一般的學術研討會，除了學界人士之外，淡水的地方人士更踴躍參

<sup>10</sup> Pedero移居淡水之後，與在地女子結婚，育有一子，漢文名曰「畢金桂」，人稱「畢公」。Pedero父子的墓碑則座落在今淡江中學校內外國人墓園處。

<sup>11</sup> 楊方儒〈京都學：引領日本企業再造的新顯學〉（收錄於《今周刊》第574期），2007年12月20日。網址：<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80398-117761-%E5%BC%95%E9%A0%98%E6%97%A5%E6%9C%AC%E4%BC%81%E6%A5%AD%E5%86%8D%E9%80%A0%E7%9A%84%E6%96%B0%E9%A1%AF%E5%AD%B8%20P.112> (2017.09.15) 2007.12.20。

與；而歷史上的淡水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地方，因此也有不少的海外學者對淡水的人、事、物有所研究，而前往共襄盛舉。

## (二) 提供淡水在地社會之專業諮詢

針對大淡水地區的史跡介紹，淡大歷史學系部分教師擔任政府文化單位的審查委員，並經常承接文建會或台北縣、市政府文化局的古蹟修護與再利用等相關諮詢，協助製作導覽手冊、史料彙編、風土耆老的口述訪談、古蹟認定等，為在地社會文化形象之提升，多所助益。

歷史學系學生社團所組成的「史蹟社」則學以致用，過去經常應邀為外地來遠足的中小學師生，進行淡水印象史蹟導覽，支援地方文史工作者人力不足之缺憾。

歷史學系也曾協助支援淡水鎮公所（現區公所）等各項藝文活動，並與在地的淡水古蹟博物館、以及淡水河對岸的十三行博物館等進行產學合作，透過歷史所的「地方文物資源應用」等課程的實作練習，派遣碩士生到博物館，接受導覽解說員的課程訓練，以成為日後博物館員生力軍。

在歷史學系師生承接各項研究計畫案時，經常以「淡水」作為思考前提，除了前述「淡水學」學術研討會的舉辦外，亦協助鎮公所完成「淡水史料文獻蒐集」，並與淡大資圖系合作完成「淡水學用語辭典」編纂，亦曾透過跨校型整合計畫進行「續修淡水鎮志」之撰寫。

## (三) 為在地人士的終身學習貢獻心力

淡大歷史學系的教師因地緣之便，在課餘之際，也常應邀至該校歷史學系友所主持的「淡水社區大學」演講，為地方人士的終身學習貢獻心力。

大淡水地區周邊的中小學教師為了鄉土教學之便利、地方文史工作者為了專業能力之提升，過去也就近在該校歷史所攻讀學位，

出席歷史學系所舉辦的相關學術活動，歷史所的存在提供了一個在職進修的空間與機會。

另一方面，在地社會之於高等教育，又能提供什麼樣的資產與後援呢？援引京都大學心靈未來研究中心(こころの未来研究センター)教授鎌田東二的說法為例，東京大學所在之東京地區幅員遼闊，人們的思考、行動經常受制於末班電車時間所左右，由於所有的交通問題全都仰賴電車，因此人們之於時間的管理與逆算思考能力相對發達；而京都大學所在的京都地區，城市規模則相較是等身大小，民眾的交通問題多以自行車或步行解決，透過步行與思考之間的互動，身體與知性相互涵化，身心較能平衡發展，學術議論的對話絕不受制於末班電車的時分而中途停擺，當然這也可能是京都學派、白樺派、甚至日本的諾貝爾獎得主多出自於京都大學的重要因素之一。<sup>12</sup>

從區域史研究的角度觀之，京都空間生態提升了當地社會、民眾的智慧與靈性。換言之，地方社會與在地的教育之間，經由互動，而達到相互提升之效益。而淡水的地方社會又能為在地的教育提供什麼樣的奧援，則端賴淡水在地人文精神的自我定位。當然，這也是區域史研究的終極目標之一。

## 第二節 區域史研究的意義

### 區域史研究之內涵

一如前述，近年來我們認知到歷史研究須透過「區域」文脈之媒介，從全方位角度切入，才能有效掌握歷史的全貌與真相。因此，在歷史研究的方法上，本應反璞歸真，從傳統歷史的「風土記」、「地方志」、「地政學」等面向著手，才有可能為人類社會的問題解套，而這也是二十一世紀地方學研究崛起的背景因素。然而，「區域」的大小又應如何界定呢？基本上，地方學研究應該跳脫「中央vs.地方」的

<sup>12</sup> 鎌田東二〈靈性の京都学12 一京都の生態智を求めて〉(《京都》月刊第710號)，2010年9月號，頁66-69。

都鄙之見，而是以「空間」的區域概念切入問題核心，空間的內涵林林總總，包括文化的空間、經濟的空間、宗教的空間，以及自然地理的空間等。同時，區域史研究的「空間」，又依其規模之大小而分為地方（local），如在地社會；廣域圈（region），如儒家文化圈；或是地帶（area），如熱帶雨林區等三種不同的層級。而受到人流與物流的影響，區域空間本身又存有一定程度的交互性與重疊性。<sup>13</sup>

一如前述，區域的種類與大小，林林總總，在〈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一文中，援引維吉尼亞大學教授Allen Megill的說法，區域史研究有兩種不同的層級，即介於國別史與地方史之間的區域，如華南史、北台史；以及介於國別史與全球史之間的區域，如東亞史、西歐史。<sup>14</sup>然而，套用前述濱下武志教授的說法，把區域空間的歷史以local、area、region、global劃分，或是Allen Megill教授認知下的不同層級之區域史理論等，顯見區域空間的定義經常是多重而複雜。

以十九世紀淡水海關的「永代借地權」之爭議為例，1895年甲午戰後的日本，在接收台灣的過程中，遭淡水海關稅務司美國籍的馬士（H. B. Morse、1855-1934）刁難，被要求必須付款把海關所屬之相關土地與建物合併買收的一段插曲，<sup>15</sup>這個研究充分顯示區域史研究除了有在地（local）的特質之外，亦可以與國際（international）接軌。

而以大小區域為中心的區域史研究有可能陷入民粹主義的盲點中嗎？從十九、二十世紀

以來，近代政府透過學校教育或社會教育等知性訓練，試圖建構出民眾對「國家」的認同。然而，伴隨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網際網路的出現打破了既往的國界概念，面對流動化的世界，過去透過族群與國家所結構出的自他之分，已不足以解決人類社會的紛爭。<sup>16</sup>在國家意識逐漸變得混淆的年代，如何凝聚國民大眾間的共識，顯然包括國文學、國史學在內等單一特質的學術研究有其侷限性；而相對地，跨領域、學際的區域史研究，則透過學科複合的研究模式（complexity），在既有秩序變得混頓的年代，展現出一定程度的時代意義。

因此，區域史研究的課題與方法，不同於一般的學術研究，不適用於傳統單一、或固定的理論架構，而是經常在史學理論之外，套裝上區域論、生態學、人口論等環境因素的考量，以及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文化人類學等不同學門的問題意識。在議題研究的過程中，更試以「自我認知」來超越傳統的「學理分析」，<sup>17</sup>進而逐步歸納出區域社會意識形態的真髓與價值，並有效定位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而這也是在地居民對土地產生認同感與歸屬意識的一股重要源流。

何以需從區域史研究的角度切入呢？

過去的一、兩百年來，人類曾透過「民族國家」的概念試圖解決人類社會諸多的問題，但連續爆發兩次的世界戰爭證明，單以「族群」或「國家」的角度切入，是無法有效解決問題的。<sup>18</sup>特別是位處資訊氾濫的年代，在歷史研究的領域中，「歷史認識」與「歷史事實」逐

<sup>13</sup> 參自濱下武志編《地域史とは何か》（山川出版社，東京），1997年7月，頁8-9。

<sup>14</sup> 參自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台大歷史學報》第43期，台北），2009年5月，頁191。

<sup>15</sup> 拙著〈殖民地台灣的「條約改正」：1895年淡水海關接受過程中的「永代借地權」問題〉（國史館《淡水學學術研討會：過去、現在、未來》，新北），1998年12月。

<sup>16</sup> 參自前揭濱下武志編《地域史とは何か》，頁6。

<sup>17</sup> 參自前揭濱下武志編《地域史とは何か》，頁30。

<sup>18</sup> 參自濱下武志編《地域史とは何か》（山川出版社，東京，1997年8月），頁17。

漸無法畫上等號。有鑑於此，在歷史研究上則一改過去單以時間座標解讀問題，而必須讓機械性的「時間」與物理性的「空間」二者兼容並蓄。而伴隨九〇年代通訊網路技術的躍進發展，以及全球氣候異常的現象頻仍，人類逐漸意識到「國界」的存在，不足以成為安全屏障有效的防火牆，唯有與周邊國家，甚至國際社會共存共榮，才能解決當前所面臨的各種困境與挑戰。

以話題電影「賽德克·巴萊」的歷史藍本「霧社事件」為例，倘若單以「族群」、「國家」的概念以及「時間」的縱軸，直接套裝在1930年的霧社事件上，而成為300多名原住民揭竿蜂起，演變成一宗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反抗」事件，則我們又如何解讀1942年以後，4000多名志願參與「高砂義勇隊」原住民的動機與行為呢？而鄰近琉球群島的高中鄉土歷史課本《琉球·沖繩史》的內容中更明確記載，日治時期在台灣所發生的霧社事件，被原住民殺害的日本人130多名乃琉球群島出身的教員、警察及其家眷。<sup>19</sup>

從臺灣人的眼光看霧社事件，那些被原住民殺害的對象僅止於一介「日本人」罷了，但從日本社會史的角度觀之，那些駐守霧社的日本人卻不是「真正」的日本人，而是遭致近代日本社會差別待遇的琉球人。<sup>20</sup>當這些飽受來自日本本土社會差別眼光的琉球人被派駐在台灣的原住民部落時，他們到底抱持著什麼樣的心情與心態，而與所謂「文明未開」的原住民互動呢？不容諱言地，當這些潛在的被差別情結全都糾葛在一起之後，則成為引爆霧社事件的導火線之一。換言之，光從時間的縱軸研究

<sup>19</sup> 新城俊昭·沖繩歷史教育研究會《高等學校 琉球·沖繩史》(東洋企劃, 沖繩那霸, 2002年9月), 頁202-203。

<sup>20</sup> 又吉盛清〈差別と偏見の中の沖繩〉(收錄於《日本植民地下の台湾と沖繩》, 沖繩あき書房, 沖繩宜野灣, 1990年10月), 頁253-257。

<sup>21</sup> 十二世紀日本平安朝時代, 東北的奧州藤原氏所創建的一段文化盛世, 以「中尊寺金色堂」建築為例, 除了屋頂與四壁皆施以金箔之外, 黃金佛身上更鑲有螺鈿、琉璃, 螺鈿乃取自於南方海域下的夜光貝, 而須彌壇上則有來自非洲的象牙裝飾。

<sup>22</sup> 拙著《台灣涉外關係史概說》(五南圖書出版, 台北), 2015年4月, 頁67-74。

歷史, 是難以有效掌握人類社會的核心問題。

#### 從鄉里到國家:「台灣學」內涵之建構

淡水學研究之於其他地方學研究而言, 因為真理大與淡江大等兩座大學座落在此, 乃成為淡水地方發展的優勢之一; 而對這兩座大學而言, 淡水在地的歷史、生態、人文則成為蘊釀師生研究活力的重要泉源。

一如前述, 受到1990年代社會氛圍影響, 淡江大學歷史研究所自成立以來, 便致力於「淡水學」的研究。然而, 即使花費了十三年以上的歲月, 我們對淡水的區域研究仍如瞎子摸象般地, 所知亦不過是鳳角麟毛, 相當地片斷且有限。不容諱言地, 現行淡大歷史學系之於「淡水學」研究, 是到了該做些微調與轉型的時候。或許我們應透過現有的人力與資源, 有效整合淡水地方的史料與文獻, 巨細靡遺地探索地方歷史經驗之全貌。

2011年淡大歷史學系在以往的淡水學研究之外, 試舉辦了「區域社會史學術研討會」, 除了台灣史之外, 亦加入了中國史與世界史等研究領域, 試從不同的空間與角度重新審視議題, 意圖擴大傳統地方學研究的視野與能量。然而, 一如〈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 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可能陷入的盲點, 個別的区域空間在各種可能的觸媒運作下, 亦有相互交流的可能, 進而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而值得觀照的歷史案例比比可見, 例如八百年前充斥著南方文化元素的日本東北「平泉文化」;<sup>21</sup>1895年清日馬關條約的簽訂對清廷、日本、朝鮮、台灣、琉球與菲律賓等區域社會所產生的連鎖效應等, 在在有目共睹。<sup>22</sup>因此,



2014年淡大歷史學系在淡水學之外，另加入區域史研究的內涵，而辦理「第六屆淡水學暨第二屆區域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淡水的歷史書寫應該跳脫過去從「國族」、「中央」權力的觀點俯瞰區域社會，而改從社會底層庶民生活的所謂「稗史」角度，重新詮釋淡水在地社會的特質。1979年，已故的英國歷史學者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在《歷史的主流趨勢(Main Trends in History)》一書中強調，西方歷史學者普遍認為，國族史學乃是引發世界戰爭的思考源流，國史學研究的合理性受到質疑。<sup>23</sup>畢竟國家觀念之建立得靠知性的訓練才得以成形，因此在先進國家之間「民俗學」研究逐漸蔚為風潮。

或許我們可從淡水特有的飲食文化如「阿給」，或是淡水老舖「三協成」的原創特色，透過老街看板、包裝紙、糕餅製作的模板等各種歷史文物，有效掌握「淡水人」的精神與靈性。換言之，區域史研究應試從老街碩果僅存的傳統店舖、建築、風土、人情、信仰、共同記憶等諸多角度，尋找在地社會所無可替代的「唯一」，進而歸納出地方社會所蘊含的真髓與價值，追求心靈層面的區域史研究。

回顧1990年代，「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逐漸深耕台灣社會，如今除了「淡水學」之外，「北投學」、「苗栗學」、「彰化學」、「雲林學」、「嘉義學」、「南瀛學」、「屏東學」、「高雄學」、「花蓮學」、「台東學」、「澎湖學」等，地方學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地相繼出現。除了部份的地方學研究是由國立大學相關系所奧援之外，有些則由地方政府文化局、甚至是在地的民間社團自主推動。

2007年3月，教育部核定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成立「台灣學研究中心」，意圖透過

台灣文獻資源的整合，強化與學術機構合作，以支援台灣史的課程教學。而從區域史研究之於台灣社會的終極目標觀之，「台灣學」的研究應從庶民的生活百態，即「世相史」角度，詮釋台灣在地社會的特質，探究在地社會背後所蘊含的真髓與價值，即追求社會底層的活力與靈性。

一如前述，以「淡水學」研究為例，「台灣學」研究的目的，在於對台灣社會精神層面的有效掌握，而在具體作法上則應從地理、風土與人文等三個層面著手。從地理面向切入，台灣四面環海，別具島國風情，造就島上族群與社會的商業民族、海洋國家等特質；而從風土面向觀之，台灣島上地震頻仍，颱風屢屢，人們經常身處潛在的不安當中，因而造就出台灣社會神祇崇拜與互助為上的社會特質；再從人文面向觀之，四百年來台灣社會的應對進退等人際互動深受中國儒家五倫的上下思惟所影響，且經過「和魂洋才」日本精神教育五十年的洗禮，同時內化了樂天知命的原住民基因，乃逐漸造就出台灣社會特有的人文氛圍。

## 第二章 海洋史觀下的區域史研究

依千葉大學教授小林正彌之所言，區域史研究的目的不外乎是建構區域社會共通的理性、感性與靈性，而終極目標則是追求世界和平，<sup>24</sup>而這也是小國寡民重要的自救之道。換言之，透過區域史研究才能有效掌握「台灣學」的內涵，從而凝聚台灣社會國民大眾之間的共識，進而成為建構國家認同的要件。

### 史觀與區域史研究

法國歷史學者布勞岱爾(Fernand

<sup>23</sup> 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台大歷史學報》第43期，台北)，頁189。

<sup>24</sup> 一ノ瀬佳也《「靈性」の論理と公共性：公共哲学部門対話研究会(第6回平和と公共哲学研究会)報告，頁313-314。參考網頁：<http://opac.ll.chiba-u.jp/da/curator/900021066/spirituality-ichinose.pdf> (2017.09.15) 2012.01.01。

Braudel、1902-1985年）曾於1949年出版大作《地中海：地中海與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Epoque de Philippe II）》，<sup>25</sup>因該書之出版，西方歷史學界對於人類歷史觀照的角度，則從以往的陸地史觀逐步轉向海洋史觀。1991-1995年在日本，《地中海》一書則由藤原書店委請南山大學名譽教授濱名優美氏執筆，出版和譯本，在日本史學界引發不小衝擊，人們試從海洋的面向重新審視歷史。套用布勞岱爾的說法，從海洋史觀看歷史，便很難再以線性的傳承物語直接套在歷史文脈上。<sup>26</sup>布勞岱爾以地中海為例，地中海不僅是一個單純的海域，更是各個海域的複合體，而這些海域則是被許多的半島或島嶼分割、或由各個海岸線所串聯、交織而成的。<sup>27</sup>換言之，海洋的存在並非隔閡，而是橋樑。

海洋既是區域之間的橋樑，世界各國之間便很難自我孤立，而必須相互依。特別是身處全球化時代，閉關自守是不合時代潮流的行徑。從當代思惟看歷史，更須跳脫陸地的束縛，當我們試從海事史的座標軸重新審視人類社會的議題時，則清楚呈現內包與外延的雙重面向。日本史學界亦曾為此而召開研討會，並將相關會議論文彙集成冊，1996年則以《從海洋看歷史》（海から見た歴史）出版專書。無獨有偶地，其實早在1993-1994年東京大學出版會便已出版系列叢書《來自亞洲的思惟》（ア

ジアから考える），<sup>28</sup>從區域史研究的角度重新審視議題。從區域史的發展切入議題，區域空間可分為陸地與海洋，而透過「風水輪流轉」的相對關係，打破傳統「中央vs.地方」的上下、都鄙之見，以海洋史觀為主體的海事史研究更能貼近史實，並有效凸顯區域史研究的客觀性與包容性。<sup>29</sup>

#### 海洋史觀下的區域文明

對於人類文明的進程，一般多認為是從原始社會，逐步經由農業社會、工業社會演變而來的。當代美國社會學者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一套「近代世界系統論」（*The Modern World-System*），強調在廣義的十六世紀前後（即1450-1640），近代文明是以環大西洋周邊之西歐為核心，其他的區塊則被邊緣化，而成為邊陲、抑或是半邊陲地區，人類的歷史則是在這三層結構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sup>30</sup>

若從區域史的角度解析人類文明的發展脈絡，即在所謂廣義的十六世紀以前，人類的文明多以歐亞大陸之中間地帶為核心，極東的日本與西歐則是分屬東、西兩端相對邊陲的存在。然而，1450至1640年期間，在醞釀「近代世界系統」化過程中，極東地區的日本正位處於日本史上的近世時期，即造就江戶社會的成立；而西歐社會則位處於大航海時代，伴隨新航路、新大陸的發現而影響其後十九世紀政濟、文化的轉型，並造就出文明開化下的近代

<sup>25</sup> 布勞岱爾《地中海：地中海與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英文版（加州大學出版，洛杉磯）1995年，頁17。參考網址：<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yAMe0bu3Jt4C&printsec=frontcover&dq=Fernand+Braudel&hl=zh-TW&sa=X&ved=0ahUKEwjgmfyUy87V AhWBI5QKHcmRDT0Q6AEILDAB#v=onepage&q=Fernand%20Braudel&f=false>（2017.08.11）2017.08.11。

<sup>26</sup> 原文：No simple narrative of how things happened would be appropriate to its history. 前揭布勞岱爾《地中海：地中海與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頁17。

<sup>27</sup> 原文：（The Mediterranean）is not even a single sea, it is a complex of seas; and these seas are broken up by islands, interrupted by peninsulas, ringed by intricate coastlines. 前揭布勞岱爾《地中海：地中海與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頁17。

<sup>28</sup> 溝口雄三等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全七卷（東京大学出版会，東京）1993.9-1994.12。

<sup>29</sup> 前揭溝口雄三等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3]：周縁からの歴史》，頁7-8。

<sup>30</sup> 前揭川勝平太《文明の海洋史観》，頁4。

社會。

而此一時期初起之際，無論是西歐的大航海時代，抑或是日本的朱印船貿易時代，<sup>31</sup>皆曾透過海洋換取物資。廣義言之，東亞地區的周邊海域可謂是二者之間在時空上的共同舞台；但更嚴謹的說，西歐國家主要是以環印度洋海域為活動中心；相對地，日本則是以環中國海周邊為主要的活動區塊。然而，十七世紀之後西歐列強的活動區間依舊不斷地朝往世界外擴；但日本則在鎖國體制下將其活動區間逐步侷限於國內社會。<sup>32</sup>

依教授川勝平太之見，從歐亞大陸舊文明圈（Eurasian civilization）的角度觀之，無論西歐或日本都是位處邊陲的後進地區。長久以來，在文化與文明過度依存於舊歐亞文明，導致貿易陷入失衡狀態，而為求打消貿易赤字，從近世時代開始西歐國家則有效運用歐洲、亞洲、非洲的三角貿易關係而結構出海洋自給圈；日本則是透過「身土不二」、「地產地銷」的概念在國內發展出陸地自給圈。

同時，為了有效解決社會經濟問題，即使同為生產導向型的經濟社會，套用當代日本經濟學者速水融的說法，西歐社會演化成資本集約但勞動節約的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在領域開拓的大義名分下，大量地消耗煤炭資源，以致生態環境不斷地招到破壞；而日本社會則發展成資本節約但勞動集約的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在嚴重物資不足的環境下，有限資源如何回收與再利用則成為日本社會的日常生活課題。位處於歐亞大陸兩端之日本與西歐，皆試圖脫離對舊歐亞文明的依存而自立，包括政治、經濟與文

化層面，於是擺脫舊歐亞文明意外地則成為兩者之間的共通特徵。<sup>33</sup>

反觀台灣的歷史發展，則是在前述日本的近世江戶時期與西歐大航海時代揭開序幕，再經由日治時代的洗禮，無論是日本式生產革命的思惟，抑或是西歐式產業革命之實踐，對近代台灣社會的文明發展而言，二者皆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而這項史實的發掘則是傳統國族史、斷代史難以有效解讀，唯以海洋史觀下的區域史研究，才足以深入剖析。

再則，回顧十九世紀列強競逐下的台灣，有蘇格蘭經驗的外籍人士佔半數以上，例如，被尊稱為福爾摩沙「烏龍茶之父」的陶德（John Dodd, 1838-1907）、清法戰爭時被稱為「黑鬍子惡魔」的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對台灣社會近代思惟扮演啟蒙角色的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宣教士、外資投注台灣的怡和洋行等，在在都來自於蘇格蘭。到底福爾摩沙島之於蘇格蘭社會存有什麼樣的魅力？或說蘇格蘭人有什麼異於其他歐裔人士的特質而特別關照福爾摩沙島？更重要的是除非從海洋史觀下的區域史研究切入，否則我們很容易忽略了蘇格蘭的文明、文化之於台灣社會所留下的影響。

當我們以「英國」一詞泛指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與北愛爾蘭（North Ireland）時，顯然只是把「央格魯薩克遜（Anglo-Saxon）」與「英國」之間直接畫上了等號。以致海外人士難以有效理解，即使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的女王伊莉莎白二世亦同為蘇格蘭王室後裔，<sup>34</sup>但何以蘇格蘭的社會思惟，特別是在經濟思想上經常與英國顯得格格不入，

<sup>31</sup> 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日本商船出海貿易前需向主君請領海外渡航許可證，因其上按押有紅印，史稱「朱印狀」，而持有「朱印狀」之貿易船則稱之為「朱印船」。

<sup>32</sup> 前揭川勝平太《文明的海洋史觀》，頁5。

<sup>33</sup> 前揭川勝平太《文明的海洋史觀》，頁7。

<sup>34</sup> 李家同〈蘇格蘭和英國究竟是什麼關係？〉，取自「ETNEWS新聞雲」網頁，網址：<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40920/403517.htm?t=%E6%9D%8E%E5%AE%B6%E5%90%8C%EF%BC%8F%E8%98%87%E6%A0%BC%E8%98%AD%E5%92%8C%E8%8B%B1%E5%9C%8B%E7%A9%B6%E7%AB%9F%E6%98%AF%E4%BB%80%E9%BA%BC%E9%97%9C%E4%BF%82%EF%BC%9F> (2017.09.21) 2014.09.20。

甚至衍生出脫英的獨立之念。顯然，從陸地史觀下的國族史研究切入議題，經常會陷入歷史「自我vs.他者」的盲點，而難以有效掌握要領。經由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之後，直至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蘇格蘭一直是執歐洲商務貿易、藝文活動與工業發展之牛耳。伴隨十九世紀歐美列強在東亞的相互競逐，蘇格蘭的勢力也來到福爾摩沙島，意外地對台灣社會文明開化的啟蒙，扮演了承先啟後的角色。

## 結語：

海洋史觀下的區域史研究，與在地社會的人文精神緊密連結，面對資訊科技日益精進與強調自我認同的年代，追求社區住民集體向心力之區域主義勢力抬頭；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議題下，生態環境的變化、歷史人口的消長等更成為區域史研究必需正視的課題。換言之，以地方學為主體的區域史研究在重新朝往區域社會還原與反思的同時，也正朝著全球化的課題昇華，即所謂內包與外延二者兼容並存的展現。<sup>35</sup>

換言之，區域史研究絕非是民粹主義抬頭的表徵，而是重建國民大眾對鄉里、土地的認同與執著。過去，近代政府透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各種知性訓練，建構民眾對「國家」的認同。特別是伴隨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海峽兩岸敵我意識漸趨弛緩，在國家認同變得混淆的年代，台灣社會之於以區域史為中心的地方學之研究，展現熱情。

1990年代「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逐漸深耕台灣社會，淡江大學歷史學系首開風氣之先，以學術支援地方學研究，帶動台灣社會地方學研究風潮。該校歷史學系於二十世紀最後

的十年，洞燭先機，關注史學研究今後的發展動向，並於1998年（民國 87）直接從區域史研究的觀點切入，舉辦「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對淡大所位處的淡水在地社會進行區域歷史的調查與研究。其後，除了定期舉辦相關的學術研討會之外，亦執行「淡水史料文獻蒐集」、並協助在地社會編撰續修《淡水鎮志》，主導《淡水學用語辭典》電子書等各項計畫案，近年來更著手調查淡水地區歷史人口的演變，意圖對淡水在地社會進行全方位的掌握與解析。但「淡水學」的區域史研究只是一個開始，地方學的研究不能僅侷限一隅，更須逐步朝往歷史學門以外的其他領域擴展，透過不同區域之間的學際研究，覓得他山之石，提升自我。

2009年，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黃俊傑發表了一篇題為〈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sup>36</sup>乃台灣社會少數針對區域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提出解析之論作，該文意圖為區域史研究提出一個「新視野」，即從以往習於聚焦在社會文化的「結果」之研究，轉而改以「過程」之研究為視點。然而，即使該文以「東亞文化交流史」作為議題設定，但全文徹頭徹尾僅觸及儒家文化圈的日、韓、中三國，研究議題的結論能否也適用於東亞社會非儒家文化圈的地區，則成為「新視野」的一個盲點，這也是「新史觀」的提出，將會比所謂的「新視野」來得切中要領的理由。而所謂的新史觀，不外乎是打破傳統國界的概念，從過去的「陸地史觀」而改以「海洋史觀」審視議題。

2016年台灣的教育部啟動「無邊界大學推動計畫」，以城鄉創新為核心概念，重新定位與辨識大學內外有形與無形的界線，以北台灣地方學研究今後的走向為例，從淡水的淡江大

<sup>35</sup> 參自前揭濱下武志編《地域史とは何か》，頁18-19。

<sup>36</sup> 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台大歷史學報》第43期，台北），2009年5月。

學乃至三峽的台北大學，區域歷史的重層性、專業領域的學際化，以及國史與稗史之間的整合等，逐漸打造出台灣社會區域史研究的基礎。<sup>37</sup>翌年（2017）1月，有鑑於台灣社會之於區域史研究的內涵莫衷一是，見解分歧，淡大歷史學系乃透過教育部「再造人文教育社會科學發展計畫」，整合系上教師的各種不同專業，由七位教師合體撰寫區域史研究的入門書籍《區域史研究概論》，試為區域史研究之內涵進行解析，內容包括比較文化史研究、林業生態史研究、朝貢體制與社會經濟、服飾文化與歷史、船舶海事史研究、歷史人口學概論，以及歷史地理概論等相關議題。雖然一切還留於研究摸索階段，但這種作法無異於已故德國社會學者Ulrich Beck(1944-2015) 所謂的「去國族化 (de-nationalization)」、「去國界化 (cross border)」思維下，進行區域歷史之間

的連結，<sup>38</sup>試以主題模式貫通歷史的現象與脈絡。

拜通訊科技之所賜，天涯若比鄰，身處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時代，無庸置疑地區域史研究是結構全球史的區域經驗；史觀則是把各個區域經驗有效貫通的金鑰匙，當視海洋為隔閡的陸地史觀走進盲點時，唯把海洋視為橋梁的海洋史觀才足以有效解析人類社會人流、物流移動經驗之源流及其脈絡性的轉向 (contextual turn)。有鑑於此，淡大歷史學系則試從海洋史觀的角度，審視區域史研究，於2017年11月舉辦「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港口、船舶、貿易」。限於篇幅，本稿之研究僅針對「海洋史觀」之於區域史研究的重要性，提出另一思考面向，至於海洋史觀下的區域史研究之理論與方法，則再另闢專文詳述。

---

#### 筆者介紹：

林呈蓉（りんていよう）

台北生まれ、国立雲林技術学院准教授、中国文化大学准教授、淡江大学准教授を経て、現在淡江大学教授、博士（人文科学）。近十年にかけて主な著書：『福沢諭吉與《学問之勸》』（2017年、五南出版）、『台湾涉外關係史概説』（2015年、五南出版）、『水野遵：一個台湾未來的擘畫者』（2011年、台湾書房出版）、『皇民化社会的時代』（2010年、台湾書房出版）。

<sup>37</sup> 洪建榮・林呈蓉〈大台北地區地方學研究再探〉（台灣歷史學會《台灣史學雜誌》21，台北），2016.12，頁87-131。

<sup>38</sup> 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頁210。